

險地閒情

唐盛世

車子迎著朝陽，滑下一個大彎，就接上濱海公路。太平洋上海風夾著白浪，不斷洶湧地拍向綿長無際的白沙灘。衝浪玩沙的人影尚未出現，搖下車窗，任憑清新的涼風吹打在臉上，正享受著那份寧靜，美麗的山城校舍就已映入眼簾——Pepperdine University。

創文，選在這個時候舉辦文字營，而我，換個班請天假再接上禮拜六和禮拜天，四天的蘇文安牧師的課，就這樣安排搞定，本應抱著度假的心情，但內心卻開始有點忐忑。

不知從何時起，閱讀已逐漸從生活中退去。書攤上的書，若能吸引到我的注意力，我通常是從後面飛翻簡閱到前面，若能坐下仔細品嚐片段好文，那還真不常有。

學生時代寫作文，這檔子事就從沒讓我擔心過，當時市面上作文範本不勝枚舉，抄抄寫寫應付功課綽綽有餘，談不上什麼才華，但若要在文壇上立足片刻，那可非要有真材實料本領方能逍遙一時。今兒個現身文字營，絕非我的初衷，應該算是臨時起意，一般人大都了解自己的長短處，像我這樣不知好歹地衝鋒陷陣，實屬異數，也讓我心神不寧。

車子進入校園，沿著斜坡緩慢上行，一邊在尋找會場，一邊還欣賞向海風景。紅瓦白牆的校舍迎著晨光，遠遠望去，個個像是個準備出門的麗裝少婦，早起的鳥兒吱吱喳喳地，還在樹梢就又飛竄於大樹矮叢間，野鹿更是三五成群穿梭其中，它們在奔跑，它們在跳躍，直將這原本秀麗的山莊野景點綴得更加驚艷。這使我聯想起最近才經過的青康藏高原……

”快來看，快來看！”有人從列車臥舖上跳起來指向著窗外喊著，一下子大夥兒全貼身貼臉在大片透明玻璃車窗上，瞧著好大一群藏羚羊頂著碩大的羚角東奔西跑，遠處還有許多牦牛從頭到腳毛茸茸的正低頭啃草，有白、有黃、有黑，襯上由祈連山腳延伸出來的青青大草原，真是又美麗又壯觀，頓時照像機咔嚓咔嚓聲此起彼落。

好像是有點迷路，校園馬路上埋有路障，車子因而顛簸震動，我必須拉回思緒專心開車，路上的行人和車子開始多起來，車子走走停停，就是為了要看清楚路牌。見有一位老者牽著一隻老狗，散步在路尖上。”早安先生，請問五十二號教室大樓在那裏。””喔！從這裏彎到後面，直走左邊第一個停車場，那就是了。”我這一點英文還行，老人回答得不急不徐鏗鏘有力。才聽說這所大學最著名的是法律系，因為有一位教授曾是美國前總統柯林頓的御用律師，且老人相貌莊嚴不俗，該不會就是他吧！正嘟囔著，營會指定的“S”停車場的告示牌已出現在眼前，且正被逐漸昇起的日光，照得閃閃發亮。

蘇老師的課堂上，再看”唐山大地震” 猶然酸鼻淚眼，再探討導演馮小剛是如何詮釋”人的極限”，而女主人又是為何要”仰頭望天”。在課堂上我沒有分享這個題目，乃是隔了一個晚上我仍然驚嘆於親情可以那般再連繫，再理解，再後悔，再復合…。因為這就是生活的一部份，這樣的感受太熟悉了，以致不容易立即跳脫出來，好隨著女主人和其家人一同享受那復合的溫情。

但在洗把臉平下心後，想一想整個劇情，總覺得好像少了什麼。好像少演了一次”仰頭望天”。女主人在第一次正可嘗試且有可能救出她的孩子的當時，斷垣殘壁再一次塌陷，再一次重壓在孩子身上，希望頓時泡滅，她無力回天，她感覺已經達到她的極限，她不能做什麼了，這時她本能的反應是”仰頭望天”，姑且不論她對上天說了什麼，但她仰頭的動作多少顯示她祈望上天能為她做些什麼。但故事後段，在復合的喜悅中，她沒有再去”仰頭望天” 或去感謝上蒼。 為什麼呢？

課堂上並沒有預先想像的那般嚴肅，確實是人才濟濟來自四面八方，可我已沒有先前那麼緊張了。有一次老師讓我們出去走走，並收集靈感來寫遊記，他教導我們要常備紙筆在身邊，才不會忘漏任何一個突然湧上心頭的靈感，接著要把寫作十訣記在腦裏用在心裏，然後穿件外套就走入大自然。

記得茜茜公主在嫁到奧地利作皇后之前，經常跟她父親到山裏打獵，她父親有次在森林裏這樣對她說，孩子妳要記住，當妳感到憂愁和煩惱的時候，就到這裏來暢開胸懷遙望大自然，妳能從每一棵樹每一朵花每一個有生命的東西裏，看到上帝無所不在，妳就會得到安慰和力量。

校園裏有棵樹，遠遠望去金光閃閃，正午的烈陽照在每一片葉面上，顯得金碧輝煌生氣蓬勃。但一走近到樹旁，就光芒銳減，原來有近半的是枯葉。因為綠油油的葉面光滑細膩有如鏡子，可由任何角度反射陽光，而枯乾的葉面粗糙不平。從遠處看，綠葉和枯葉混合在一起，綠葉的光芒遮蓋了枯葉，而近看時，枯葉的暗淡就暴露無遺。這樣看樹真有點像在看人，不是常說遠者香近者臭嗎？當看到許久未見的親朋好友時，自然就會熱情洋溢歡迎之致，對於經常見面的有如同事，同教室，甚或同屋簷下的人，常會有相敬如”兵” 的場景出現。人多多少少都有些缺點，惟有常常著眼在優點上，才能激勵對方不斷成長。而且太過看重外在的表現，就有可能要錯過認識生命的本質，因為不論是綠葉或枯葉全都是大自然的產物，而且也是生命週期的表現。我好像開始同情起枯葉來。這使我又聯想起某天下午……

剛從外面回來要去他家，看見他正在澆花，突然感覺想靜靜看著他的背影一會兒。他擁有很漂亮的前後院，種滿了美麗的花草樹木，他親手栽培照顧，這也是他每天主要活動。”哈囉，你好嗎？”他側過身想澆別處就看到我。自從老伴過世後，他的身體明顯地一年不如一年，他兒子不放心就搬來同住。每隔一段時間，就可見他家門口有救護車和救火車並排停著紅光閃爍，他總不是摔跤，就是昏倒；不是跌斷屁股，就是鼻青臉腫。但硬朗的他事後沒幾天又在修花剪草忙裏忙外，甚至幾乎每天下午都自個兒開車到玫瑰岡去陪亡妻聊天。他和老伴是我家十幾年的好鄰居，多年來我們常在一起切磋園藝，互相關懷，有時也談靈魂的事，都知道我們有個家在天

上。

我是來向他辭行的，告訴他隔天我又要出遠門，大約兩個禮拜回來。他也因而高興起來，又再與我分享他幾十年前去泰國旅遊的快樂經歷，並問我是否需要幫忙澆水，還像大孩子似的說要幫我注意門戶，若有閒雜人靠近，他將責問為何而來。親切，和諧，真誠一直是他的生活標誌，也從來沒見過他板著臉。這次的握手，擁抱，拍背，說再見，感覺有點依依不捨。

不料就在我出遠門的兩個禮拜期間，他突然中風一直躺在家裏，我回來後還來不及探望他，他就安息主懷了。人的生命，有榮有枯，若無永恆的價值，又與樹葉何異？

同學們從大自然中陸陸續續回到教室，每個人都記載著豐豐富富的靈感和心得，老師在課堂上所教所講的兵器全都用上了。大家的討論和分享都欲罷不能，也都一致贊成生孩子比寫文章容易，畢竟「肚子裏有沒有東西」是很現實的問題。但是來到文字營得啟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。從寫作十訣到七每運動，從靈感的應用到靜思和默想…，覺得樣樣都要從頭虛心學習。老師說了，師傅領進門，修行看自己。不但要學得精通，還要寫出自己的風格。一般來說，文字事奉是一個很有彈性的事奉平台，人人可以發揮。所謂人話無人睬，神話聽不厭，想要耍神筆或人筆那就自個兒挑，只要寫得榮神益人，凡夫俗子也可以被神使用。

驪歌已響，離情早已寫在同學們的臉上，年紀也都老大不小了，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，早已被”天下無不散的宴席”磨練成”鐵石心腸”。但聽到”青青校樹”仍不免百感交集。畢竟那是小學六年級的畢業歌，在那裏面有太多的童年回憶。想起那句”聽唱驪歌，難捨舊雨，何年重遇天涯。”真是感慨萬千，如今舊雨難逢，卻遇有一群同路人在生命的道路上一同奔跑，是際遇還是恩典就自個兒想著吧。真的必須打住了，不能任憑思潮無限制的翻來覆去，與老師和同學互道再見，整理行裝打包下山的時刻到了。

車子頂著烈陽，滑下一個大彎，就接上繁忙的高速公路，午後的車群開始擁擠起來，環顧周邊的車與人，大都車窗緊閉正享受著舒適的空調，但也有一些像我一樣把窗口大開，任憑暖暖的涼風拍拍作響地吹進車廂。順手抓起一杯熱騰騰的咖啡啜上幾口，眼光溜向前座旁一疊書上，斗大的書名在陽光直射下顯得醒目，衣襟因著風在肩膀上跳躍飛舞，老師和同學的音容猶在耳際眼前，空氣中靜靜的傳來小敏的歌，”我們歡笑著繼續，走到一起不要分離，有風有雨是常見的，有苦難不要躲避。一天一個故事，知道遠山遠水的含意，路長路彎高高低低，魔鬼都懼怕合一。福音沒有國界，真愛要得著仇敵，我們歡笑著繼續，全人類歸向上帝。”

學生學習心得如下：

一。讓學生對”的”和”地”，”作”和”做”有了更清楚的認識和應用。

二。學生對”聯想”的發揮，沒注意到節制，有竊佔主體之嫌。師曰：宜點到為止。

三。學生有濫用形容詞和動作，慣用加重語法或重複形容，致使贅述處處。師曰：要盡量精簡。

四。學生有錯字連篇，要仔細確認一些意象類似但不對的字。

五。學生對詞句整體的形容不夠清晰順暢，有饒舌彎曲使用的詬病。